

獨幕劇

獨幕劇
李東絲編

鐵風出版社發行

魔水之河

(獨幕劇)

時：有這麼一天

地：倭國

人：天皇，軍閥(陸相)，皇后，太醫，大廟主，羣衆若干人(不出場)。

景：皇宮中一間客廳，正中兩根紅柱夾着板壁，上面掛着像片及風景畫，壁後是門，由柱旁繞道而通，壁前是張雕花的中國檀木方桌，一邊一張椅子，台左右各一小門，靠壁各有西式沙發及茶几，後壁是一直到地的方格子，不是裝的玻璃，是糊的白紙。

幕啓：天皇與軍閥坐在中間的桌旁椅子上，軍閥正在拿起桌上寫着「臣民之血」的大瓶子往天皇面前的杯子裏倒。

天皇：(憂鬱地)你剛才說的都是真實的嗎？

軍閥：(把自己面前的杯子裏也倒滿了鮮紅血汁。)是真實的，夢中的事，實現了，陛下。

天皇：(驚詫地)可怕呀！真的皇后也照樣嗎？



魔水之河

二

軍 閔：（喝一口血汁，嘆一口氣。）不幸得很！真是我們大日本帝國的不幸。

天 皇：她也喝了那魔水之河裏的水了嗎？

軍 閔：同全國底人一樣，她也喝了！

天 皇：你在那兒看見皇后？

軍 閔：在御花園裏。

天 皇：天阿！怎麼連她也喝了那魔水呢？！

（天皇愁苦地端起那杯鮮紅的血汁放在嘴上啜了一口；軍閔跟着端起來一飲而盡。）

軍 閔：（擦擦嘴。）陛下已經再三地警告過她，不要她到那河邊去，不要她喝那河裏的

水；並且還勸她喝這「臣民之血」作飲料，但她不聽，啊！這是命運！

天 皇：告訴我，你怎麼知道她也喝了魔水之河的魔水？

軍 閔：她的儀態；她的舉止。

天 皇：你同她談話了嗎？

軍 閔：我還沒有走近她，她就很恐懼地躲開了。她的那些宮女也是這樣，並且還恐懼地彼此耳語着。

天皇：可憐可憐呢，天啊！

軍閥：這些如在我做的那惡夢裏一樣。

天皇：是，在我的那個惡夢裏也曾親眼看見過。（二人默默不語，軍閥再拿起血汗瓶來倒滿了兩杯，二人悲愁地飲着。）

軍閥：（憤恨地）幾時才能根絕了這兇惡的洪流！

天皇：誰知道呢。

軍閥：在陛下那個惡夢裏沒有見到什麼預言得救的嗎？

天皇：（想了想，）我記不得。

軍閥：（喝了一口血。）慢慢地想想，總該記得吧。

天皇：（竭力回憶了一會。）我所記得的，不過是我告訴你的那些罷了。起初，我看見河在晨光曦微中，忽然從東邊飛來了一個遍體紅毛的怪魔，從天上降下，向着那河水用力吹了幾口，河水馬上變了顏色了，這時像有人向我喊：『從今後不要在這中了魔毒的魔水之河裏飲水了！』

軍閥：（揚揚自得地。）陛下，那是我喊。

天皇：（疑惑地。）你？

魔水之河

四

軍閥：我看見那兇惡的怪魔把嘴裏的毒物噴到河裏，河水變了顏色的時候，我就感到這河水是喝不得的了。我馬上向我們全日本帝國的臣民高聲地喊，一直喊到我從夢中醒來。

天皇：可是，我看見人們都被這魔水誘惑去了，他們像是許久沒有水喝的飢渴的人一樣，爭着去喝那中了毒的魔水……

軍閥：（高傲地。）祇有兩個人……

天皇：（悲傷地。）我與你……

軍閥：（顯露出淺薄的醜態，快樂地笑着。）哈哈！

天皇：（不高興地。）你笑什麼？

軍閥：（很識相地。）請您原諒，陛下，我真難過呢，……願我當時代替了皇后……

天皇：什麼？

軍閥：（自己發現了語病。）哦，願我當時以死來代替皇后，飲那河水。

天皇：（不耐煩地。）這都是廢話！你總該生法爲她找點藥來……我真悲哀；像她那樣大的智慧，清的头腦，竟也會被迷惑了，從天上掉在深淵裏！

軍閥：（再喝一杯血。）真是的，她真像天上潔白的月；品亮的星；光明的太陽；可是

現在……

天皇：你現在祇會說，不會辦一點兒事了，趕快爲我召太醫來！

軍閥：太醫？

天皇：是，太醫！或許他能給皇后治療。

軍閥：陛下，您忘記太醫也照樣去了……

天皇：那裏去了？

軍閥：他也去喝那魔水之河裏的水來。

天皇：（悲痛地。）啊！天呀！

軍閥：我看見他在皇后的面前，他的目光和動作都改變了；看見我就搖頭，我不懂那是什麼意思。

天皇：（仍然很悲痛地。）啊！太醫也中毒了；他也瘋狂了！

軍閥：是……

天皇：他是我們大日本帝國當代的天才；像這種人瘋了，真是多大的損失呀！……

軍閥：尤豈是現在我們正在根絕大患的時候，最需要他的學識和醫術的時候。

天皇：現在只有一個人能救他們。

軍 閔：誰？

天 皇：大廟主。

軍 閔：（搖了搖頭，嘆了口氣。）唉！

天 皇：怎麼？

軍 閔：和他們一樣呀，陛下！

天 皇：什麼？你是說他也喝了那河裏的水了嗎？

軍 閔：是的，他也喝了那河裏的水了。

天 皇：（悲傷地望着天。）這簡直是大難臨頭了；這真是到了世界崩潰的末日了；連大

廟主都會喝了魔水之河裏的水！他比衆人該更接近天的呀！

軍 閔：這真是件了不得的大患呀，陛下！

天 皇：是，這是一件空前的大災患；不但歷史裏沒有，連神話裏也沒有，一個國家的

民衆會一下子都喝了惡魔的毒水；一下子都瘋了！

軍 閔：這樣下去，大日本帝國真怕要……

天 皇：你是說他們要叛亂嗎？

軍 閔：陛下，您要知道，他們是喝了魔水之河裏的水了；他們已經是魔鬼之徒了！

天皇：啊！天呀！這怎麼辦呢？

軍閥：陛下，現在祇有一個辦法……

天皇：（詢問地看着他。）什麼辦法？

軍閥：殺！

天皇：（震驚地。）殺？——把喝了河水的人都殺了？

軍閥：（又飲一杯血。）嗯。

天皇：（着了魔似地緩緩地站起來。）連皇后也殺了，祇留下你和我？

軍閥：（不知所措地。）這，這……

天皇：（頹然地坐到沙發上。）啊！不能！不能！（少頃，他像領悟了似地站了起來。）哦，那賞我們例外，爲我們保存了智慧的天，一定覺得我們還可以向其祈禱，走，走，我們到大廟裏去禱告上天，使皇后及所有臣民們復醒，這是我們最後的辦法。

軍閥：（不以爲然，但也沒有辯地說。）好，先求下子「天」看看吧。

（二人由紅柱旁繞下。）

（皇后，太醫，大廟主三人由右門上。）

皇后：真是驚人的災禍！

太醫：真是大患！

皇后：（向太醫說。）醫術就不能把智慧還給這兩個瘋魔了的可憐的人嗎？

太醫：（搖搖頭。）真使我難過，皇后！

皇后：想一想呀，太醫！（坐在沙發上。）

太醫：我想過半天了，皇后。他們倆的病已超越了醫藥的範圍，我的淺學是無能爲力了。

皇后：我難道不能再見我的丈夫恢復正常的人性了嗎？

太醫：皇后，請你不要絕望，等着那超越醫藥的奇蹟從天上降臨吧。

皇后：那些奇蹟幾時降下呢？

太醫：那誰又知道呢。

皇后：（轉過臉去向大廟主說。）大廟主，請你爲我弄下一件來吧，就在現在，現在

大廟主：我弄下一件什麼來，皇后？

皇后：一件天上的奇蹟呀。

大廟主：誰說我能從天上弄下東西來，皇后？

皇后：這不是你的事嗎？

大廟主：天又不是一個葡萄架，人又怎能隨意地摘下果實來呢？

皇后：那麼你也沒法了？天啊！你知道我是一個愛丈夫的妻子；要救丈夫的婦人，你們救救我的丈夫吧！你們救救我的丈夫吧！（她哭了。）

大廟主：天上的奇蹟總歸會有降下來的一天，皇后！

太醫：請您稍微忍耐些吧，皇后！

大廟主：如果人民知道了實情，他們……

皇后：你們防着人民知道這個消息。

大廟主：我們比墳墓還沉默些，皇后！祇是我怕結果還是不好；無論我們怎麼樣把消息隱埋，恐怕終有一天要洩漏的，因為人民被殺死的太多了，那時怕要……

皇后：不要說了，不要說了，真太可怕了！

大廟主：實在是太可怕了；實在是太危險了！

太醫：我很想知道些在他們腦子裏打轉的東西。

皇后：他提起河來總是很害怕的；並且總是說那河裏有毒。

大廟主：（走到桌房，拿起血瓶。）因此他們倆每天祇把人的血來作飲料。

皇后：血！你把它放下吧，我真不敢看，想，這些都是從一些充滿了生之意志的人身上取來的，他們如同鷄鴨一樣爲供人的飲食而失掉了生命……太忍慘了，這不是瘋狂了嗎？天爲什麼要給這麼賢明的一個君王一種這麼離奇的病症呢？爲什麼使他必須用人民的血來代替他的飲料呢？天啊！

太醫：（沉思地。）一個人用血代替了飲料，在生理上起什麼變化呢？發生一種什麼現像的病態呢？這一點我真還沒研究過……

皇后：太醫，他這樣瘋狂地飲血，已經就是病態的現像了！

太醫：（打斷了他的沉思。）是的，皇后，我是在想這病症的因果關係，是不是使他先停止了飲血，病症在治療上就容易處置……

大廟主：我想是的，最低限度是一件仁慈的事，不然，全國人民的血能夠他們倆幾年的飲料呢？

皇后：不能再使他這樣下去了，必須使他喝那河水。

太醫：您想他願意嗎？皇后？

皇后：我可以逼他這樣做。

（有緩慢地，沉重地脚步聲。）

大廟主：天皇來了。

皇后：你們倆讓我一個人留在這裏好了。

（二人由右門下，皇后整衣預備迎接天皇。）

天皇：（在左門出現，忽見皇后在室內，不知所措地站住了。）你在這裏？

皇后：（視皇有傾。）是的，陛下。

天皇：（視后有傾。）你爲什麼這樣看着我？

皇后：陛下，你爲什麼這樣看着我？

天皇：（躺到沙發上。）可憐可憐我吧，我的心在裂了，親愛的，願你知道我內心裏

的這痛苦！

皇后：（注視其面。）爲什麼呢？

天皇：爲什麼？是的，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你現在是還不會知道的。

皇后：什麼事在痛苦着你呀？

天皇：（視后有傾。）痛苦着我的是……我能說嗎？我實在受不住！

皇后：（驚訝）你感覺到了什麼大禍了嗎？

天皇：你問我嗎？啊！我是已經很感覺到了！（愁苦地用手按着額。）

皇后：（愛憐地視天皇一刻，挽着他的臂走向一張沙發去。）來呀，親愛的，靠近我坐下，（拉天皇坐在她的身旁）不要愁了，這大禍馬上就要消滅的。

天皇：（站了起來）你說什麼？

皇后：是的，你相信吧，世界上的禍患馬上就要消滅了！

天皇：是嗎？（兩眼盯着皇后）

皇后：是的，親愛的，你爲什麼這樣地看我？

天皇：（愛憐的祈求）天呀！

皇后：你呼天嗎？哦，天已經答應了啊。

天皇：（望着天）我聽得了些什麼？

皇后：（表示很快樂的樣子）我們得着救藥了！

天皇：（驚異地）你們得着救藥了？幾時？

皇后：今天。

天皇：（熱烈地）真的？那可太好了！

皇后：是的，真是太好了，你可得注意我對你講的，並得照我勸告的去做，你應該立

刻斷絕以人民的血爲飲料，你應該立刻去喝那河裏的水。

天皇：（像被一盆冷水從頭上澆下來一樣，更加失望悲愁痛苦）河水！

皇后：（用力地）是的。

天皇：（好像自語）我喝那魔水之河裏的水？……可憐的我！我以爲真的上天已經

答應了呢！

皇后：（有力地）親愛的，你應該照我說的去去做去！

天皇：（失望地望了皇后一刻，自語似的）我看這事是一天比一天更壞了，我簡直想

不到她會說出這種話來！她中魔水的毒太深了，可憐；不，我要拯救她，我要

拯救她……（奔了出去）陸相！陸相！

皇后：（垂首，悲哀地自語）真的是瘋狂的不可救藥了……（嘆息出場）

軍閥：（惶惶失色地從另一門入）陛下！陛下！

天皇：（迷亂地回來）哦，你來！……

軍閥：我來報告您一個可怕的消息。

天皇：（顫慄）又是什麼？

軍閥：有人在說我們……

天皇：什麼人們？

軍閥：就是那些中了魔水之毒的瘋人們。

天皇：他們說什麼！

軍閥：他們竟說陛下與我是瘋狂了……

天皇：都這樣說嗎？

軍閥：都這樣說。

天皇：（悲哀地諷嘲）時，我們瘋狂了！天呀！可憐可憐吧！他們不知他們才是已經瘋了呢！

軍閥：是的。

天皇：我想瘋人一定不會覺得他是瘋人的。

軍閥：是的。

天皇：不幸！皇后剛才同我談了一陣話，好像她以為她是對的，並且還為我表示悲哀，還勸我喝那河裏的水。

軍閥：是的，我所遇着的朝臣和市民都這樣對待我。

天皇：天啊！他們還來勸告我們。

軍 閻：陛下，更壞的是他們不但要勸告，而且似乎要羣起而逼迫我們。

天 皇：（驚惶）真的嗎？

軍 閻：市民們，那些瘋魔了的人們，他們互相耳語着，議論着，鬼鬼祟祟地，像要用他們的魔術來攻擊我們。

天 皇：（倏然大怒）他們怎麼敢！？

軍 閻：他們怎麼不敢！？陛下，你忘了他們已經喝了魔水之河裏的水，已經中了那個怪魔的毒了！

天 皇：（像一下子墜入深淵）啊！……這怎麼辦呢？

軍 閻：陛下，現在到了我們這僅存的有智慧的人與那無數的魔鬼來鬥爭的最後關頭了，現在只有一條道，就是我剛才所說的——殺！

天 皇：（捨起一對苦痛的眼）殺？

軍 閻：是的，唯一的辦法是殺，用他們的血來沖洗這河裏的毒。

天 皇：那……

軍 閻：陛下，你不能再猶豫了，不然我們這美麗的智慧和天國的世界，將要完全變成魔鬼的惡濁的地獄的世界了！……

羣衆的聲音：不能用我們的血做他們倆的飲料呀！

軍 閔：您聽，他們來了。（抽出他腰間的劍）

皇后的聲音：天啊！這麼麼辦呀！大廟主請救救我的丈夫，我們的聰明的天皇吧！快把

那天上的奇蹟招引下來吧！

天 皇：天呀！

大廟主的聲音：皇后，奇蹟已經降臨了！

軍 閔：陛下，抽出你的寶刀。（飲了一杯血）

羣衆的聲音：爲什麼用我們的血做飲料呀！

皇 后：（手裏端着一杯水走進來）陛下：你喝了這杯河水吧。

天 皇：（看看杯子，恐懼地）不，不，我不能喝這水，上天已經啓示給我了，這水裏

有毒！

皇 后：不，聖明的陛下，我親愛的丈夫，你要相信我，這水裏沒有毒，那只是一個惡

夢，一個被魔鬼蒙蔽了的惡夢，那不是真實，這水是我們賴以活命的水，絕不

是毒汁，這是真理，陛下，你要相信真理，你要喝了這杯河水。

天 皇：不，親愛的，你一點也不知道。……

羣衆的聲音：應該要喝河水，不能喝我們的血！

皇后：親愛的，你聽，全國的人們都在要求你，他們都是你親愛的臣民，你是仁慈的

，聰明的，你接受了他們的要求吧，來，親愛的，（把杯放在他面前的乳上）

喝了這杯河水吧！

天皇：（呆呆地望着那杯水，羣衆的聲音一錘一錘地重重地擊着他的心靈）

軍閥：陛下為你聽，叛亂的聲音在狂吼了！

皇后：陛下聽親愛的，你聽，真理在招呼你呢。

軍閥：陛下，你要殺呀！

皇后：陛下，你快喝了吧！

軍閥：（眼裏發出兇狠的火燄）陛下，你不動手，我可要動手了。

天皇……

軍閥：（一劍向皇后刺去，皇后慘叫了一聲倒地）

天皇：（像一個突然的霹靂擊來）啊！你殺死了皇后？！

軍閥：這是上天的旨意，這是命運註定的事！

天皇：（神經質地走向皇后的屍體，俯下身去撫摸着）我親愛的！……

軍 閻：血，祇有用血才能沖洗這毒水之流。

天皇：（兩手全是血，站了起來，凝視着手上的血）噫，血，祇有用血，用無數的人的熱烈的血，才能沖洗這毒水之流。

軍 閻：陛下。

天皇：（望着天）我看見了，無論怎麼樣，勝利終歸是他們的，因為他們是大海，我們不過是兩粒沙子。

軍 閻：你是說我們也祇好跟他們一樣去喝那魔水之河的水？

天皇：（緩緩地點了點頭，然後用手指着皇后端進來的杯子）你看這水不是很潔白的嗎？我要喝那河水，（他端起杯子，望了望皇后的屍體。）親愛的，我喝了你的河水了。（一飲而盡）

軍 閻：（怒氣焚燒了他的全身）啊！好！（一劍向天皇刺去，天皇倒在地上）

羣衆的聲音：（迫近了，雜亂了）我們要見天皇！我們要見天皇！

太醫與大廟主的聲音：安靜！安靜！讓我們去啓稟天皇。（太醫與大廟主在左門出現了，室內的情景驚呆了他們）啊！！

軍 閻：（這時正牛飲着血汁）好！（放杯子持劍向二人衝去）。

太醫與大廟主：（急退下）天皇與皇后被殺了！

羣衆的聲音：（近）天皇與皇后被殺了！

羣衆的聲音：（遠）天皇與皇后被殺了？

羣衆亂雜的聲音：天皇與皇后被誰殺了？

太醫大廟主：（在內）被那萬惡的軍閥殺了！

羣衆的聲音：燒死他，燒死那萬惡的軍閥！燒死他！燒死他！

軍閥：好！

（火光起了！）

軍閥：（持劍欲衝出去，火燄從門衝入）。

羣衆的死音：燒死他，燒死軍閥！

——幕下——

附記：

這個劇本是根據一位埃及作家的劇本改編的，因為原本未在空中，所以作者的名聲記不起了。

魔水之河

一九

魔水之河

醜惡的肖像

(活報劇)

人物：

汪逆精衛

敵會近衛

敵會平沼

日本軍閥

佈景：

舞台上什麼也沒有，祇看見蔚藍的天，天上有幾點疏星，一勾殘月。

幕啓：一陣隆隆的鼓鳴，夾雜着中國羣衆的怒吼人聲：打倒賣國賊汪精衛！

許多人的聲音：打倒賣國賊汪精衛！！

更多人的聲音：打倒賣國賊汪精衛!!!

(汪逆在羣衆的怒吼聲中，從台左狼狽地跑上，站在中央。)

汪：(轉回身去，把兩手放在胸前，大拇指插在兩腋處的砍肩縫裏。)打倒我?!你們能

倒我汪精衛?!我汪精衛今回要做個大大的官嘍，你們憑什麼打倒我?!

人聲：反對恥辱的投降!

醜惡的肖像

許多人的聲音：反對恥辱的投降！

更多人的聲音：反對恥辱的投降！

汪：（把手倒背起來，）哼！真是些不識時務的愚民！

人聲：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許多人的聲音：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更多人的聲音：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汪：（伸着脖子像隻狂吠的狗）抗戰到底！抗戰到底！我們能打得過日本軍隊嗎？不知道

死活！我汪精衛可不能陪你們這羣驢子犧牲！我比你們聰明，你們應該擁護我！你們應該擁護我汪精衛！（他看了看沒有擁護他的，自己舉起手來高呼：）擁護汪精

衛！！

（但回答聲音是：）

人聲：通緝汪精衛！

許多人的聲音：通緝汪精衛！！

更多人的聲音：通緝汪精衛！！

汪：（沒趣地把手放下來，）通緝我？我早跑了，通緝吧！（揚揚得意地來回地踱着，）

（「辦！」聲槍。）

汪：哎喲，媽呀！（抱着頭癱坐到地下，少頃，再慢慢地站起來；自己摸了摸脖子，向台左走了兩步去瞅了睜；肩膀一簷，頭一搖幌。）謝天謝地！被刺死的不是我！（近衛從台右走上，也是狼狽不堪，可是故做矜持的樣子，却成了舞台上丑角的表情。）

近：喂！汪精衛！

汪：噢！近衛首相！（與近握手）“Ohayo”（早安）哦，不，不，“Conbanwa”（晚安）！

近：你別廢話了！

汪：是，是，我還們是談談我們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最偉大的這件事情吧！

近：（焦急的）你瞧你，老是愛說這些廢話。

汪：（自鳴得意地，）我的豔電您看到了吧？

近：看到了，可是……

汪：我們一唱一和，再妙沒有了，我們倆真像是難兄難弟，哦，不，我的意思是說好像兄弟倆，（諛媚地笑着）嘻嘻嘻嘻我的那個通電不壞吧！

近：壞是不壞，可是這有什麼用？！

汪：（真是出乎他的意外，）沒有用？

近：你爲什麼離開中國跑出來了呢？

汪：那是因爲在中國，哦，中國太，太不明朗化了！

近：可是你這一跑出來就不好辦了，你什麼力量也沒有了！

汪：不要緊，不要緊，我有的是辦法，您放心好了，包在我老汪身上！

近：你別吹了吧！這件事這麼許多天了還沒辦成功，真出乎我的意料以外！

汪：還沒關係，沒關係。

近：你還沒說沒關係呢，我簡直栽了個大跟斗，現在你們支那軍隊反而更猛烈的向我們大

日本皇軍反攻了！你們支那的空軍更厲害地轟炸起我們來了（焦急地，）你還說沒有

關係呢，你還說沒有關係呢！

汪：哎哎哎，首相，您別着急，您別着急！

（日本羣衆的吼聲）

人聲：反對戰爭！反對侵略戰爭！

許多人的聲音：反對侵略戰爭！

汪：你趕快給我錢我來活動吧！你聽；你們日本的國民在發出反戰的呼聲了！

近：胡謔！我們大日本帝國人民都是盡忠於天皇的。

汪：噫，那許是我聽錯了。

人聲：倒閉！倒閉！要求近衛下野！

許多人的聲音：倒閣！倒閣！要求近衛下野！！

近：啊？怎麼？倒閣？

汪：不會的，不會的，那許是你聽錯了！

人聲：打倒近衛內閣！

許多人的聲音，打倒近衛內閣！

近：（指着汪，）這都是你，這都是你給我弄糟了的！（急走下。）

汪：喂喂喂，你別走呀！咱們的事情還沒談完呢！我的活動費你還沒給我啦！

賣報的聲音：號外！號外！近衛下野了！平沼組閣了！近衛下野了！平沼組閣了！

汪：倒臺！倒臺！偏偏近衛又塌台了！

（平沼從台右走上，一個「剛穿上龍袍不會走」的人，）

平：汪精衛！

汪：噢！平沼首相，（與平握手）恭喜，恭喜，閣下陞官發財了！

平：你別再給我玩這一套了，近衛上了你的當，我可不能再上你的當了，乾脆你有辦法

沒有？

汪：有，有，憑我汪精衛這點政治地位還能沒有辦法？！

平：光用嘴巴子吹牛當不了事，你幹出點真玩意來才行。

醜惡的肖像

三五

汪：那自然，我可以組織個貴國所需要的新政府，我還可以生法把握二十個師的武力。

平：那好極啦！你就趕快辦吧！

汪：那請你給我錢做經費。

平：你做出成績來自然給你錢。

汪：可是您總得先給我點活動費呀。

（日本軍閥從白石走上，）

日：汪精衛！

汪：是，將軍。

日：你真是中國唯一出色的人物，你很好，你很偉大，你了解日本皇軍，謝謝你幫我們忙，不過你要聽我的命令！

平：對，我們大日本是軍國主義的國家。

汪：是，我的主張跟貴國軍部的意旨是一樣。

日：什麼你的主張？祇要你聽我的命令就行了。

平：對啦，我們大日本的政治家都是這樣的。

汪：是是是，我一定秉承着貴國軍部的旨意去做。

日：很好，很好，跪下來！

汪：跪下？

平：他叫你跪下，你就得跪下，這是我們大日本帝國當政治家的規矩！

汪：（很難爲情，但終於無恥的笑了笑，跪下了。）是。

日：（向平，）給他印上記號吧！

平：（掏出一塊圓柱木頭，在汪的前額印上一個紅圓圈，）這是最光榮的標記。

日：好，現在你不是那野蠻的支那人了，你成爲世界上最高尚的人，你是識時務的大英

雄，替我們好好做事吧！我們給你官坐，哈哈！（拍拍汪肩膀）

汪：是，是，是，我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日：很好很好。

汪：（站了起來，）就請你們先賞給我點活動費吧。

平：好，給你五十萬！（掏出一捲鈔票。）

汪：（伸手欲接。）

日：（突然阻止）跪下接！這是我們大日本帝國的禮節！

汪：（趕快跪下去接。）是。

平：趕快辦呀！

汪：（兩手捧着鈔票，）是！

（平沼與日本軍閥走下。）

汪：（慢慢地站起來，把錢放到衣袋裏，拍拍褲子上的土，）祇要給錢，跪下就跪下，這又有什麼呢？（整了整衣領，挺了挺胸脯，跑向台左前角，招着手喊：）北方維持會的同志們！你們擁護我組織一個統一的新政府吧！

同答的聲音：不成！不成！我們還要當當土皇帝呢！滾你的！

汪：媽的，這些東西！（又跑向台右前角，招着手喊：）南方維持會的同志們！你們擁護

我組織一個統一的新政府吧！

同答的聲音：不成！不成！我們還要當當土皇帝呢！滾你的！

汪：媽的這些東西！（又跑到台中間，舉起手來喊：）聰明的武裝同志們！快到我這裏來吧！跟着我打有把握的勝仗！

許多同答的聲音：打倒汪精衛！打倒汪精衛！

汪：（抓抓頭皮）媽的，不知道死活！

賣報的聲音：捷報！捷報！北戰場反攻的捷報！

另一個賣報的聲音：捷報！捷報！南戰場反攻的捷報！

又一個賣報的聲音：捷報！捷報！東戰場反攻的捷報！

第四個賣報的聲音：捷報！捷報！西戰場反攻的捷報！

汪：（焦急地，）哎呀，哎呀，糟糕！糟糕！這些鬼子兵偏偏在這個時候打败仗！
（這時日本軍閥與平沼走上，）

日：你說什麼？

汪：哦，我是說這些中國軍隊淨打败，還不覺悟。

平：你的事情怎麼樣了？

汪：（很爲難的，）這個事，這個事，我看還是請吳佩孚吳大帥出來領頭吧，我甘願做個二等脚色，動動筆桿，耍耍嘴巴我是最拿手的。

日：（向平低聲，）沒用的東西。

平：（向汪）吳佩孚不肯出來，而且他也太老了，他比你老兄差得太遠太遠，你是中國的

新人物；大政治家呀！（嘲笑）嘿，嘿，嘿！

汪：（受寵若驚地，）過獎，過獎，不過這件事現在還不大怎麼成熟，不能操之過急，我認爲最好是先拉羣衆；宣傳我們的和平主張，做些基礎的工作。

日：好吧，好吧，那你就先給我來個廣播宣傳吧！替我們大日本皇軍宣傳宣傳，（去拿一個播音器來）講！

汪：（走到播音器前，）

平：你先自己介紹一下，好讓他們知道你是汪精衛。

(日本軍閥與平沼走下，)

汪：(向着播音器，尖着嗓子學電台上女報告員的聲音)現在，請汪精衛先生向中國人民講演，(掏出小手巾來，咳嗽了兩聲，擦了擦嘴，)親愛的同胞們！

人聲：打倒漢奸汪精衛！

許多人的聲音：打倒漢奸汪精衛！！

更多人的聲音：打倒漢奸汪精衛！！

汪：(他沒辦法，祇好自己把耳朵用手按住，繼續講，但羣衆的聲音壓倒了他的聲，只看見他搖頭幌勝地，嘴一張一張地，)……………

人聲：通緝漢奸汪精衛！

許多人的聲音：通緝漢奸汪精衛！！

更多人的聲音：通緝漢奸汪精衛！！

(人聲止了，汪逆的講演又聽見了，)

汪：(放下手來，)你們想一想，對不對？世界上沒有不和的戰爭，日本一向都是我們的好朋友，我們應該同日本攜起手來共存共榮！……………

人聲：嚴辦漢奸汪精衛！

許多人的聲：嚴辦漢奸汪精衛！！

更多人的聲：嚴辦壞奸汪精衛!!!

汪：(趕快再蒙住耳朵講，)……………

人聲：槍斃汪精衛!

許多人的聲音：槍斃汪精衛!!

更多人的聲音：槍斃汪精衛!!!

汪：(人聲止了，他的講演也正好結束了，向着播音器點了一點頭，用手巾擦了擦汗，)

(傳來飛機的聲音，)

汪：(仰頭向天看，)啊?!中國飛機?!

(忽然轟轟的炸彈聲。)

汪：啊!天呀!(嚇得跪在地上，)啊!上帝，耶穌，玉皇大帝，老天爺，保佑我，別炸

死我，別讓中國機飛炸死我!

(飛機聲，炸彈聲，人聲。)

人聲：炸死汪精衛!

許多人的聲音：炸死汪精衛!!

更多人的聲音：炸死汪精衛!!!

(飛機聲遠，)

醜惡的肖像

汪：謝謝上天，這次沒炸死我。

（日本軍閥上）

日：你跪在那裏幹什麼？

汪：（爬起來）我在這裏祈禱，求上天保佑我，

日：嘿！沒用的東西！你去給我擦皮鞋上的泥去好了！

汪：啊？

日：給我擦皮鞋去！走！

汪：是。（日本軍閥下，）

人聲：通緝漢奸汪精衛！

許多人的聲音：通緝漢奸汪精衛！！

人聲：槍斃賣國賊汪精衛！

許多人的聲音：槍斃賣國賊汪精衛！！

（汪在人聲中向台右走下，）

（幕在人聲中閉一半，）

（天幕燈光滅，）

（一個人走出，拿着一大張汪逆的畫像，一下把它扯碎，同時高呼：

「毀滅了這個醜惡的肖像！」

幕後許多人高呼：

「毀滅了這個醜惡的肖像！」

「打死漢奸汪精衛！」

（幕在人聲中全閉。）

附注：

演出時，中國羣衆最好散坐在觀衆席中。

一九三九，九，九，於初夜

醜惡的肖像

三四

殘月

(獨幕劇)

時間：二十八年，初夏。

地點：某地的一個小鎮店——却成了軍事上爭奪的一個重要的據點。

人物：

山本——日兵。

賢二郎——日兵，山本的弟弟。

松井——日兵。

老盛——他的本名叫林少英。

隊長——日軍官。

日兵甲、乙、丙。

佈景：

血腥的原野。

夜，一勾殘月。

焦頭爛額的禿樹；斷垣殘壁的房屋。

殘月

橫臥着二三尺高的土坎，上面架着防禦的鐵絲網。

幕啓：

全副武裝的山本與賢二郎持着鎗在這兒守衛。

山本邁着沉重的步子來回地踱着。

賢二郎依着鎗靠着破牆在瞌睡。

山

（停住脚，仰頭望望月，神精質地低聲自語着，）月牙多美呀！要是在東京：唉！爲了幾晝夜的過度緊張與疲勞的戰鬥，使他那武士道的精神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不自禁地蹣入了睡鄉，但，雖在夢中，那激烈的撕殺仍在腦海中開展着）殺！不自禁地蹣入了睡鄉，但，雖在夢中，那激烈的撕殺仍在腦海中開展着）殺！殺！嘿嘿！你這支那豬！

山

（賢二郎底殺聲打斷了他底沉思，）弟弟，弟弟，賢二郎！

（身子動了一下，）唔——唔——（嘴張了幾張，發出清脆的聲音，一歪頭又睡着了）。

山

（不忍再去叫醒他，看了他一眼，轉身再徘徊，）唉！真也太可憐了，整整地打了三天三夜，一次衝鋒緊跟着一次衝鋒，連一小時的睡眠都沒有，這時，做完了工事還得警戒地站住，看看斃睡的賢二郎，再憂鬱地托着鎗邁着沉重的步子走到土坎根向遠處望望，轉回身來）欺騙！殘酷！爲這般兇暴的魔鬼流血，真他媽

的……

賢 (又發出了嚶語，)支那兵來了！

山 (一驚，)啊？！(一看，知道他還是在說夢話，)夢話，可怕的夢話！

賢 (夢囈)勇敢的皇軍！拿出武士道的精神來，殺！殺淨野蠻的支那人！

山 (深深地喘了一口氣)野蠻的支那人……

(有腳步聲)

山 (趕快去搖了搖賢二郎)弟弟，弟弟，隊長來了。

賢 唔，唔，(可是他還沒醒來。)

松 (在內)是山本嗎？

山 是，你？

松 我，松井。

(松井悄悄地走上，)

山 (低聲，)事情怎麼樣？

松 反戰同盟會的傳單已經交給兩位同志在規定的時間祕密地分散。

山 祇兩個人嗎？那太多了，要馬上在各處出現才成呢。

松 這次我們日軍犧牲的太多了，同志更少了！

山 我們要快點開展組織工作。

松 你弟弟，他……

山 噢！我知道你底意思，他受軍閥們底軍國教育的毒太深了！不過我總設法試試看……

賢 （又在嘆語，）呵，媽媽，我回來了，我們皇軍勝利了……（要醒來的樣子。）

山 （揮松井下，）去，你快去吧！

（松井匆忙地悄悄走下。）

賢 （打了個呵欠，）哎呀，不知道怎麼鬧的一下子竟睡着了。

山 你夢見媽媽了嗎？

賢 唔？哦，是的，哥哥，你怎麼知道？

山 我聽見你在夢裏喊。

賢 我夢着我們回到了家鄉……

山 回到家鄉，嗯，也祇有在夢中。

賢 媽媽正站在門旁……

山 媽媽怕終日站在旁門，淚眼遙望着這遼遠的異國吧。

賢 哥哥，你怎麼啦？

山 哦，沒有什麼，你說你底夢吧。

賢 媽媽看見我們帶了勝利去了回，高興得了不得。

山 (轉回身去，望望天際，)在夢中帶着勝利回去。

賢 (打了個呵欠，揉揉眼，)嘿！六小時下天津，四小時下濟南，沒想到這麼一個小地方，竟這麼費事。

山 (轉身來，)中國的人民漸漸地醒來了；漸漸地強壯了。

賢 可是，你瞧，在這樣激烈的戰況下，我們還是佔了這個重要的據點，終於勝利是我們底！

山 勝利是我們底……是的，勝利終是「我們」底！光明終於是要照臨這個世界的！

賢 (浸入到愉快的幻想中，)這些支那豬再也不敢侵犯我們皇軍了……凱旋的歌聲，盪漾在太平洋的歸途中……橫濱，大坂，長崎，東京……街道兩旁無數的手揮舞着各色各樣的手帽，鮮明的紙旗，充滿了對遠征英雄的歡呼；少女們底香豔的鮮花，雪團般地向我們擲來，紛紛地飄揚在空中……母親，像在夢裏一樣，摸撫着我們滿是征塵的頭髮……噢，還有芳子，她一定給我一個又長又甜的香吻……(他底眼矇矓地合上了。)

山 (自語似地，)也有許多依門期望的母親，望穿了她們底枯眼再也看不見她們底嬌

兒，含着眼淚暗自轉回黝黑的屋角；也有許多孤苦無靠的妻子，永遠見不到她們底丈夫，飢寒交迫，悲傷的魔手終於把她們推進死亡線——懸樑，服毒，跳海！……啊！悲慘的世界，悲慘的時代！

（從朦朧的幻想中驚醒，）哥哥？！

山 賢 （神經質地，）不，不！不能讓惡魔吞噬了這個世界；不能讓悲慘生長下去。被壓榨的人們，牛馬一樣的奴隸們，要起來了！

賢 （驚訝他）哥哥你怎麼啦？！

山 賢 唔，沒怎麼，大概是幾晝夜的戰鬥，精神有些昏亂。

賢 哥哥，你近來好像變了，有時很憂鬱，有時說話又很離奇，哥哥，我真擔心你……

山 賢 是的，變了！……因為我時常想到「可憐白骨還故鄉，」這句詩。

賢 哦，那你太悲觀主義了！

山 賢 不，我並不是悲觀。

賢 不是悲觀？

山 賢 嗯。

賢 山 那末（兩眼像兩隻鋒銳的長劍）。你是有些同情支那人？

（一驚）你懷疑我嗎？

你從前跟住在我們家裏的那個支那學生林少英就很好。

林少英很好，我很看得起他。

可是，他是支那人，支那人都是頂壞，頂野蠻的，再說，現在我們與支那開戰了，支那人就是我們底敵人，我們不能對他們有一點兒同情心。

唔……（兩眼深深地監視着賢二郎。）弟弟！

什麼？哥哥？

弟弟，你愛你哥哥嗎？

（驚異地，）哥哥，你怎麼問這個？我有對不住你的地方嗎？

不，不是的，我祇問你，你愛你哥哥嗎？

啊，哥哥，你想想，媽媽就我們兄弟倆個，現在都被調到這遼遠的支那來作戰；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底兄弟之愛能不更加濃厚嗎？

（點點頭，稍停）弟弟，你愛這些與我們同一命運，在這戰場上流血送命的弟兄們嗎？

愛，每一滴大和民族底血我都愛！

唔……你愛我們國內那些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重重高壓之下，被迫到飢餓線上

；爲了戰爭更加悲慘的同胞嗎？

（裏了想，）愛！他們是爲了大日帝國的光榮而忍受着一切的苦難。

（眼裏射出一種熱情的光芒，）你愛那些被人類的劊子手・惡魔，所屠殺割割蹂躪的異族底人民嗎？

啊！你是說支那人嗎？

不管他是什麼人。

哥哥，你問這個幹嗎？

（聲音裏充滿了愛，）弟弟，難道你沒有人類偉大的同情心嗎？

哥哥，你這是什麼意思？

弟弟，我知道你是愛我的，所以我想要告訴你……

告訴我什麼？你說呀，哥哥！

我是要想告訴你，（語氣忽然變成斬釘截鐵地，）我反對戰爭！我反對替軍閥們送命的這樣殘暴蠻橫的侵略戰爭……

（突然一聲鎗，打斷了山本底話，他們二人本能地伏在土坎後，握着鎗指着前面，接着從遠處隱隱地傳來一聲微弱的慘叫，立刻就又寂然無聲了，他們這才鬆了一口氣站了起來。）

山 大概是一個無知的中國老百姓。

賢 此地的老百姓都逃光了，一定是一個藏匿下的支那兵。

山 嚶，也許是那邊派來的密探。

賢 怕不至於肥，他們已傷亡過半，潰不成軍了，

山 你覺得他們已經沒有反攻的力量了嗎？

賢 嚶。

山 不過我覺得今天晚上恐怕還是免不了一場激戰的。

（二人不約而同地向前方眺望了一下。）

（突然台左方遠遠地傳來松井的聲音。）

松 （在內）朋友！這是幹什麼？

日兵甲 （在內）這是上邊的命令！

山 啊？！（急轉身望去。）

（松井，兩臂被反縛着，頭垂着，悲痛與恐懼絞纏了他底面皮，一聲也不響地被

日兵甲乙拖着走過。）

山 （他已經明白了，呆呆地站在那兒，憂愁地沉思着。）

賢 松井怎麼啦？

山 誰知道。

賢 怕又是爲了反戰思想罷，哥哥，我看你……

山 (突然轉回身子，向着賢二郎，) 弟弟，你先在這兒待一會，(他決然地匆匆走向

松井走去的方面。)

賢 (急追了幾步，) 哥哥，哥哥！你不能去！

(但山本已經走遠了，賢二郎祇好拖着鎗再走回來，不安地徘徊着；一會兒呆呆地站住像在思索什麼；一會兒焦急地向遠處望望。)

(一個人底低微的吟呻聲從鐵絲網那兒傳來，漸漸地近了；賢二郎急伏下，注意力集中於那個地方。)

(天光下，一個黑影在鐵絲網中蠕蠕地動，慢慢長高了。)

賢 (很機警地舉起鎗來，) 誰？

黑影 我。

賢 (嚴厲地) 幹什麼的？！

黑影 我是此地的老百姓。

賢 老百姓？

黑影 是的，(仍在往前動。)

賢

站住！

（黑影停住了。）

賢

舉起手來！

（黑影舉起了兩隻彎曲的臂，像一棵沒了枝葉的枯樹。）

賢

走過來！

（黑影向前走了幾步，站在坎的土邊緣上，現出了一個老人的形像。臉上，身上，都有血蹟。）

賢

你姓什麼？

老

我，我姓盛，人家都叫我老盛。

賢

你從什麼地方來？

老

我就是這裏人，我的家就在那邊，（用手指着。）

賢

（暴躁地）我問你現在是從什麼地方來！在這深夜裏你一個人偷偷摸摸地在這兒攪

什麼？

老

老總……

賢

什麼老總！我是大日本皇軍！

老

哦，哦，我不知道，你不要怪我，大日本皇軍老爺……

殊月

四五

賢 別囉嗦，快說，你半夜三更的來這兒幹嗎？（兇狠地把鎗迫近了他一步，）快說！快說！

老 我說，我說……我是個窮老頭子，命苦，兒子死了，拋下了一個寡婦媳婦，一個小孫女，還有我的老伴兒，打仗啦，有錢的都逃了，我們窮，逃不動，大炮炸彈把我住的兩間破屋炸平了，她們都炸死了，祇剩下我這死不了的苦老頭子……我問你是來幹什麼？

老 哦，皇軍老爺，你聽我說呀……我冒着炮火逃到河那邊去躲了幾天，今天晚上才聽見沒有鎗聲，我餓的實在受不住了，想來找點東西吃。

賢 這裏什麼都沒有，你上這裏來找東西吃？

老 我，我還想找我老伴她們的屍首，好埋了，誰知道剛走到那就挨了一鎗……（粗暴地。）下來！

（老盛很吃力的下了土坎。）

（自語）我一個人怎麼辦呢？

日本老爺，您放我走吧！

賢 （想了想，搖了搖頭，自語地，）支那人總是不保險的，（突然下了決心，猛地高舉起鎗來，鎗刺衝着老人底胸部就要往下刺的樣子。）

老

（嚇得向後一退）啊！

（同時從旁邊傳來鞭打慘叫的聲音，及山本的呼聲。）

山

（在內）你們不要打！你們不要打！

賢

（他底鎗隨着這些聲音落下來了，急轉身望去。）啊？

（老盛見賢二郎轉過身去了，就很敏捷地蹣了，這個動作顯露出他不是一個真正的老年人。）

山

（在內）散傳單是我主使的，不是松井！……我反對戰爭，反對這種侵略的戰爭，反對被財閥壓榨剝削得祇剩了皮及骨頭的勞苦大眾，再來爲這般軍閥做牛馬當砲灰，爲他們流血送命！（接着是鞭打與慘叫聲。）

賢

（警懼地望着，悲痛扭着心。）

山

（在內）沒有別的說的，快給我死吧！

賢

（又是喝斥聲，鞭打聲，慘叫聲。）

山

媽媽！（他突然雙手蒙住臉了哭了。）

賢

（在內，激昂的語調忽然變成恐懼的喊叫。）不！不！沒有賢二郎！

山

（他猛地抬起頭來。）

山

（在內）我弟弟他一點也不知道，他……他……（被一聲「走！」喝斷了）

山賢

啊！（他恐懼地向前跑了兩步，又退了回來。）
（聲音漸近。）好，你們殺死我吧！你們能殺死我，可是你們殺不死那千百萬要活命的心；要光明的心！在高壓下敢怒而不敢言的奴隸們，總有一天到忍無可忍的時候，會發出雄壯的吼聲……那一天要就到了！（他被日兵甲乙架了出來，額上流着血；軍服被扯開了，白色的襯衣撕爛了，胸上一條一條血積的鞭痕，）那時，勝利是我們底！

（後面跟着走上隊長，陰險狠毒是他面部的特寫，）

（賢二郎往後退了兩步，本能地立正站在那裏，）

賢二郎，你哥哥是反動份子，主使散發煽動士兵反抗天皇的傳單，你知道嗎？

（搖搖頭）不知道。

（兩隻眼像兩根長的鋼釘，深深地釘入了賢二郎底眼睛裏，聲音陰沉地，）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

（打了寒慄，很費事地喘着氣。）咽，不知道！

（眼珠子一轉，）好，爲了要你表示你是忠實於天皇，現在命令你來槍斃這個叛徒——你底哥哥！

（馬上停止了呼吸，看着軍官底臉，）？

賢

隊

賢

隊

賢

隊賢 (沉雷般的一聲怒吼。)快!

(要哭地望望他底哥哥，吐出一口粗氣)!

(用手鎗一指。)快!舉起你底鎗，描準他!

賢隊 (服從命令的習慣使他不由己地舉起他手中的長鎗，望一望山本底臉，骨肉之愛

與生之意志在內心縈繞；再看看逼在眼前的軍官，把鎗托起來，頂在肩窩上，眼

淚像斷了線的明珠，滴在鎗機上。)

弟弟，我知道，你是愛我的。

(兇暴地。)住嘴!

山隊 (把頭轉向隊長，一陣冷笑，又轉回臉去看着賢二郎，)弟弟，你快一鎗打死我吧

!可是你要記住，你最愛的人們。

(劇烈地惶慄着。)

(轉回臉去，)母親，孩兒爲了正義，死在這遼遠的異國……

(忍住不地哭了出來，鎗掉在地上。)

賢山 (憤怒地用鞭子抽打着賢二郎，)你們兩是同黨，我要把你們都槍斃了!

(這時在右台冒起了紅的火光。)

兵甲

火！火！

隊

啊？火？

（人聲噪雜，夾着哨子聲。）

（日兵丙匆匆跑上。）

丙

報告：給養室起火！

隊

給養室怎麼會起了火？！

丙

那些抓來的支那苦力抗草送到給養室去就放了火！

隊

他們怎麼會有火柴？

丙

不知道。

隊

（大怒）你們沒搜嗎？

丙

搜過了？

隊

把那些支那豬都抓來！

丙

報告，他們都已經在裏面燒死了。

（突然一聲鎗，緊跟着又是兩三聲。）

隊

啊？不好！準備支那人夜襲！

隊 (槍聲密集的響成一片。)
快走！快走！(跑下。)

(日兵甲乙丙亦急隨下。)

賢 (把乙的槍拿過來。)(你去拿我哥哥的用，(把槍遞給山本，一方面把地下的槍拾起來，)哥哥，快！)

(二人很快地持槍伏到土坎根上。)

(衝鋒號聲，嘶殺聲。)

賢 (遠處有老盛的叫喊聲：「同志們！衝上來呀！電網早就被我老盛剪斷了！」)
山 (驚訝地站起來，)啊？(但一槍打來，中彈倒在地上。)

(忙過去扶起賢二郎。)(弟弟，弟弟！打着那兒了？)

賢 哎喲！(用手按一按左胸，血浸了出來。)

(一陣「殺！」聲，黑影潮水般地湧過來，槍聲止了。)

老 賢 (山本剛回身要起立，老盛從土坎上持槍撲了下來，衝着山本的肩刺了去，山本被刺了)一槍急往後一退，舉槍要還刺，却被老盛又輪起槍托把他打倒了。)

(舉起槍來又要往下戮，但馬上認清了山本的面容。)(啊！山本！)

老 賢 (這時已經掙扎地爬了起來，望着那滿臉白鬍鬚的老人。)(你？老盛！)

老 賢 二 郎！

（驚訝地。）啊？

老 賢 （笑了笑。）你祇知道我叫我老盛，還不知道我知道你叫賢二郎吧？（他把嘴上及領下的鬍子扯掉。）

啊？你……

老 賢 朋友，你總該還認得你這個老房客林少英吧？

（這時山本已蘇醒過來，呻吟了一聲，林少英回轉頭去，突然山本在昏迷中爬起來，握着槍就向林刺去。）

（即老盛，）（本能地往後一退，托起槍來自衛。）啊，山本！

（呆在那裏。）啊？你……

山 林 山本，你還認得你這最要好的中國老朋友嗎？

少英！（手一顫，槍掉到地上，身子搖晃了一下，不支地又倒了下去。）

（急跑過去一條腿屈下扶着他。）山本，沒想到我底槍會刺近你底身軀。

是的，沒想到我會在你們貴國以敵人的資格與你會見，上天對我真得太慘酷了。

山本，你不要難過，方才他們對你那種殘暴的毒打，我已經看見了。

是嗎？

山 林

林 剛才我爲了那電網及用火爲信號好來進攻，會來來過一趟，會見了令弟，幸虧了你那被毒打的慘叫聲才把我從你弟弟底槍刺下救了出來。

（突然一陣急跑聲，隊長狼狽地從破矮牆那端出現，緊跟着一聲槍聲，隊長身子一歪，向賢二郎那裏踉跄地栽了下去，接着又是一槍，隊長倒在地上，槍彈正打中賢二郎，（同時，林被突然而來的隊長所驚，急放下山本自衛。）

哎喲！（身子一歪，跌倒了。）

山 賢 （看見他弟弟中彈倒地，掙扎地站了起來，搶過去抱起賢二郎底頭。）弟弟，弟弟！

（林也跑過來叫。）

賢 哥哥，我現在了解你底話了，可是我已經不能活了！我爲那般吃人的軍閥流了我底血，送了我底命，我直太不值了！

弟弟！你靜一靜，不要緊。

山 賢 哥哥！如果將來你能帶着你底勝利回到了我們底家鄉，見了媽媽時，你給媽媽說：我底靈魂也帶了勝利回家了！（他底眼合上了，頭一歪，生命離開了他！）

（搖着賢二郎底膀子喊），弟弟！弟弟！

山 林 （同時）賢二郎！賢二郎！

林山

殘月

五四

(他們兩個底淚珠滴在死者底眼角與嘴角上，慢慢地站起來向死者致敬禮。)

(一陣肉搏過去了，傳來了許多中國戰士底歡呼：)

「同志們！勝利是我們底！」

「勝利是我們底！」

(這個聲音重重地打進山本底耳中。)

(緊緊地握起手來，應和着呼出，)勝利是我們底！

(他們倆底眼裏閃着灼勝利的光芒；他們倆底嘴角上掛着勝利的微笑。)

(天空的邊際，現出黎明的曙光。殘月漸淡，隱在朝暉中。)

——慕——

軍民合作

(獨幕劇)

時間：抗戰發動後的一個初秋。

地點：接近戰區的村莊。

人物：

老農——六七十歲，耳聾，愛護他的一草一木。

銀姑——老農的孫女，十五六歲，天真活潑，很懂事，因為很親近人，所以見到她的人，就是她的老師，她會唱歌子，也知道了一些她祖父父親所不知道的事情與道理。

農民——老農的兒子，他生長在田中，只知道土地與他的緊密關係，不知道除了他與他的家以外還有他的國家民族，但他却是個典型的忠誠樸實直爽的
中年農民。

營長——一個勇敢善謀和嚮受過高等軍事教育的青年軍人。

李得勝——營長的一個副官，嚮直勇猛，他惟一的長處是敢拚命，惟一的短處是太粗魯了。

小偷——爲了失掉了家鄉，爲了沒受過教育，但却要生存，就流落爲小偷了，年紀十六七歲。

小買賣人——他是個祖傳世襲的買賣人，他兩眼盯着的是錢，腦子裏想的是錢，終日奔忙的還是錢，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錢，他任何也不關心。爲了錢，他可以屈辱，可以卑鄙，可以凶狠，可是他仍然是個發不了財的小買賣人，抗戰後，顯然情況更不好了，但他只知道愁苦，不知道到底爲了什麼，只有更苛刻狠毒自私，只知道痛恨戰爭，不知道痛恨那使他這樣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

逃難工人——一個城市的工人，爲了戰爭失了業，爲了敵人的炮火失掉了家，領着妻子兒女逃到鄉村，但却逃不出飢餓線，更逃不出敵人的魔手。

工人妻——三十幾歲，城市中的舊式女人。

農婦——老農的女兒，二十幾歲，已經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了，她的家被敵人轟毀，丈夫兒子死在炮火中，她也受了傷。

男女學生——兄妹倆，滿懷的熱情，使他們從大都市裏帶了許多慰勞品來到火線上。

佈景：黃昏以前，天空的邊際襯托着遠山山峯，山下隱約可見一帶城雉，稍近矗立着一

座禮拜堂的塔尖，台左兩株梨樹，中間矮矮的籬笆，繞着了一個園畦，右邊是道
短牆，開了一扇小門。

幕啓：遠遠傳來斷續的炮聲，老農却若無其事地剪着梨樹枝葉，待了一會，放下剪刀，又很仔細的數着樹上殘餘的幾個梨子。

老：（自言自語地）二十一個……今天早晨還是二十三個……（想）二十四個來着……（用心的想了一會）反正是不止二十一個……（又仔細地在枝葉中尋找）沒有了，又不知道叫誰給偷了兩三個去……一定又是昨天來偷東西的那個小賊骨頭（把玩着每個梨子，再拿起前子來剪）（又是炮聲。）

（小門開了，銀姑走了出來，臉上有些驚慌）

銀：（大聲地）爺爺，又放炮了！

老：（他沒聽見）

銀：（自語）噯！越疊越厲害了，（大聲）爺爺！又放炮了！

老：（緩緩地轉回身來）啊？什麼？

銀：（走近他大聲地）又放炮了，你還沒聽見嗎？

老：（轉回身去仍繼續的工作）我沒有聽見。

銀：放了一天了，現在好像更響了。

老：放去吧，這還值得大驚小怪嗎？

銀：噯，你不知道轟轟的多怕人呀？

老：長毛的竹桿點我都見過，這又有什麼呢？

銀：噯！那是長毛，這是日本鬼子，那是竹桿，這是大炮呀！

老：別老是說話啦，快去找把鋤去鋤鋤園裏的亂草去，（銀姑下，但他不知道，仍嘍嘍

叨叨地致他的訓詞，）你爸爸出去躲拉伙子去啦，家裏沒有人，你得多做一點活，我老了，耳聾眼花的幹不了事啦，你媽又……（回頭發現銀姑不在了）銀姑！銀姑

銀：（在內）噯！

老：你幹什麼啦？

銀：（拿着鋤出來）你不是叫我拿鋤去鋤地嗎？

老：唔，我以為你又去玩去了呢！好，快去鋤，鋤完了摘個梨給你吃。

銀：那先給我個吧。

老：那有不幹活先吃東西的！快去吧。

銀：（自語）噯；不給我我自己也會摘（走向籬笆裏去）。

老：（他把剪掉在地上的枝葉，一點一點地檢起來，一面嘴裏還在自語）這些枝子葉子很

夠點兩次火的……唉！這個年月真是越來越糟了，好模好樣的就又打仗，打仗就打他們的就是了，又要什麼伙子，逼得男人不敢在家裏蹲；偏偏那個小買賣人，這些日子，又要賬要得這麼緊……唉！這真是逼着人上梁山哪！（很珍貴地把他檢起來的東西送到家裏去）。

銀：（在籬笆裏鋤着地，悠然地唱着歌）「手把着鋤頭鋤野草呀！鋤去野草好長苗呀，啖呀海，呀呼海，鋤去了野草，好長苗呵，呀呼海，啖呀海。」

老：（拿着煙袋出來，坐在樹下打着火吸着煙）。

銀：（唱）「手扶着籬笆望外瞧呀！瞧見了小鬼放大炮呀，啖呀海，呀呼海，瞧見了小鬼放大炮呀，呀呼海，啖呀海。」

老：（見他不鋤地，站在籬笆旁邊）你不好好鋤地，又啖什麼？

銀：（再舉起鋤工作，嘴裏仍在唱）「日本哪小鬼真可恨呀！來到了中國亂殺人呀！啖呀海，呀呼海，來到中國亂殺人呀，呀呼海，啖呀海，」（她突然看見了什麼）啊！爸爸！（轉身走出籬笆向老農）爺爺，爸爸回來了。

老：（抬起眼來）啊？什麼？

銀：爸爸又回來了，（轉身跑去迎接）

老：（站了起來向那邊望着）

（農民與銀姑走上。）

老：啊？你怎麼又回來了？

農：我沒處去呀！

老：我不是給你說到張家莊你妹妹家去嗎？

農：我走到半路上，聽說張家莊已經叫鬼子佔了。

老：什麼？

銀：張家莊叫鬼子佔了？

老：叫鬼子佔了？那你妹妹家怎麼樣了？

農：那不知道……

老：不成呀！你還得趕快躲去呀……

農：爸爸，咱們現在倒不用怕村長來逼我當伙子了。

老：不叫咱當伙子去啦？謝天謝地，還是老天有眼。

農：不是不要伙子啦，是村長逃了。

老：什麼？村長逃了？

農：縣城已經叫鬼子佔了，前邊那個禮拜堂的外國人全逃了，咱們村裏有錢的也都逃了。

銀：爸爸，咱們也逃吧！聽說日本鬼子到了，亂殺頓們中國人的，咱們也快逃吧。

農：咱們：（看看園畦看看田地）

老：什麼事呀？

銀：爺爺日本鬼子來了要亂殺人的，咱們也逃吧。

老：逃？出去逃難呀？那咱們這麼些東西怎麼拿得了，不成，不成。

銀：爺爺，怎麼辦呢？爸爸，我怕呀！

農：是的，不逃又怎麼辦呢？可是扔掉了地，撤下了房子，那實在……

老：不，我不逃！我不能扔下這地快熟了的糧食，扔掉了這一畦子的菜，捨了這兩樹梨，撤下我這多年辛辛苦苦置辦下的東西，我不逃，誰做皇帝都是一樣。（坐下吸煙。）

農：其實要能叫安安穩穩的種地，管他媽的誰佔了呢。

銀：啊！爸爸那邊有兩個兵。

老：（急忙站起來）兵？

銀：向這邊走來了，爸爸！

農：這……

老：（推着農民）快家去，快家去藏起來，這些當兵的來是沒有好事的，（農民急走進小

門裏去，老農坐在門前正中，銀姑站在籬笆旁。傳來李得勝與營長的說話聲音。

李：（在內）她奶奶的這些老百姓躲的躲，藏的藏，一個年輕的小伙子也找不着，營長，我看非動武不可。

營：（在內）不準你發粗魯，對老百姓總得要和平，只能用道理去說服他們，使他們明白軍民應該合作，不能用武力去逼迫他們，那會引起他們的反感，減少抗戰力量的。

（二人說着走了出來。）

李：（走向老農門前，欲推門走進。）

營：李得勝，一個軍人不要隨便推老百姓家的門。

李：喂！老頭，你家裏的男人呢？

營：老先生，你家裏有……

銀：他聽不見，我爺爺是個聾子。

李：小姐，你家裏的男人呢？

銀：（指着老農）那不是，我爺爺不是男人嗎？

李：唔！他太老了。

營：（大聲地）老先生，你的兒子呢？

老：兒子？

李：是的，兒子。

老：（搖搖頭）

李：沒有？

老：（點點頭）。

營：你沒有兒子？（看一眼銀姑）那怎麼有孫女呢？

李：（槍着說）死啦？

銀：（急了）不！不！（怒目視李）你……

營：李得勝，不準你胡說，（向銀姑）小姑娘，你不要怪他，他是個粗魯人。（很和藹的）

啊，小姑娘你叫什麼名字？

銀：我叫銀姑，

營：你爸爸呢？

銀：我爸爸（看老農一眼，）我爸爸到姑姑家去了，我家裏沒有人啦，你看鋤地都是我來

幹。

營：唔！你真能幹呀！你知道我們現在是跟誰打仗吧？

銀：跟日本鬼子。

營：對嘍，日本鬼子欺負我們中國人，所以我們中國人必須把他們趕出去，這只靠當兵

的是不行的，必須老百姓都起來幫着軍隊來打日本鬼子。

銀：可是我爸爸只會種地不會打仗。

營：哦，並不是說要老百姓拿着鎗去打仗，不過是幫着軍隊挖挖戰壕，抬抬東西，替下我們的弟兄們都到火線上去跟日本鬼子拚，你看縣城今天已經被他們佔去了，說不定明天他們就會來到這裏，那時候他們會佔了你們的家，逼着你們去替他們做事，並且逼着你們拿了鎗在他們前頭去跟中國隊伍打仗，去死在自己弟兄們的槍彈下，你想那是多麼不值得的！爲什麼替他們去做牛馬，不幫助自己呢？爲什麼等着送死，不趕快起來跟他們拚呢？

李：（忽有所發現）啊！那裏有個人。

營：（很機警地抽出槍來）什麼？

李：那樹後頭好像有個老百姓，男的。

營：你看你，（把槍收起來）我以爲是……

李：跑啦！媽的，逮住這個傢伙！（跑下去。）

營：李得勝！回來！（但李早跑去了，他只好也趕了去。）

銀：（先向那邊望一會，又轉回身來，走到他爺爺的跟前）爺爺剛才那個軍官說的很對，

我看……

老：（忽地一下子站起來）你這個小賊骨頭，（急走到梨樹後去）又偷我的梨。

（原來是一個小偷偷着摘下一個梨子來，冷不防被老頭一喝，嚇得梨子掉在地上，他捨不得丟下梨跑，急忙來拾，却被老頭一把抓住了銀姑也忙走去幫他爺爺把他逮住了。）

老：你這個小賊骨頭，昨天你在我家裏偷東西吃沒逮住你，今天又來偷我的梨。

銀：（揪着小偷）爸爸快來呀，逮住那個小偷了。

偷：老爺爺，老爺爺！你饒了我吧……

農：（走出來踢了小偷一脚）你這個小賊種，怎麼老是來偷人？

老：我非打斷你這狗腿不可（一面說着一面走到家裏去。）

偷：（跪下）饒了我吧！我實在餓急了。

銀：他，不是咱們村裏的。

農：你是那裏來的壞東西，來偷人！

偷：可憐可憐我吧，我的家是山東，從前也像你們這樣是種地的，可是後來被日本鬼子佔了，我媽被飛機丟炸彈炸死了，我爸爸叫鬼子拉去抬子彈到前線就沒回來，我偷着在一天夜裏逃了出來，到處要飯，可是人家都不肯給我，我餓急了，就只好當小偷，我實在是沒法子……

農：（受感動地）：唔，銀姑放了他吧！

（銀姑鬆了手，小偷流着淚叩了個頭剛要爬起來，老農拿着棍子出來）

老：我非打斷你的狗腿不可……

農：爸爸，饒了他吧！

老：（沒聽見）看你還來偷我不，（舉棍要打小偷，嚇得小偷偷趕緊躲。）

農：（阻住老農）饒了他吧，他怪可憐的！

老：怎麼？

農：他的家叫鬼子佔了，爸媽都死了，他是逃難到這兒的。

老：噢：（把棍子丟下）

儉：（依着樹流淚，忍不住哭了）媽：媽，你要是有靈，快來打救打救你的孩吧子！媽

！你不知道你的孩子會當了小偷吧？！你不知道你嬌生慣養的孩子會整天的餓着肚

子吧？！……你要是還活着……媽：媽……

老：（小儉的淚滴溼了他的心）銀姑。去找你媽要點東西給這孩吃子。

銀：是，（走到家裏去）

老：別哭了。

農：唉！鬼子可也欺侮得我們太夠受的了。

銀：（端着碗飯。拿了兩個饅頭出來遞給小儉）別哭了，吃吧。

儉：（接過去）謝謝你，姑娘。

銀：爸爸，那個要賬的小買賣人又來了！

農：（向前面一看）唉！

（小買賣人穿了一件長衫，拿着賬本走上來）

小：吃了嗎？

農：吃了。

小：（回頭向老，高聲地）老大爺你好呀？

老：唉！不好嗎！

小：（向農）你不是到你妹妹家去了嗎？

農：你聽誰說的？

小：方才我來，剛走到那裏，看見兩個當兵的正在這兒，我就藏起來了，我聽銀姑娘跟他們說你到你妹妹家去了。

農：唔……

小：誰知道又叫那個傢伙看着我了，叫他把我趕的可不輕，辛虧我拐了幾個灣，藏到一個瓜屋子裏！

老：你又是來要賬吧？

小：嘿嘿，你老人家手底下方便了吧？那筆賬還是歸歸吧！日子可實在不少了，半年多啦，（看着賬本子）二十塊錢，四分利，六個半月，二四如八，五八四十，六八四十八，八四一十二，五塊二，連本帶利一共是二十五塊呀。

農：不是給你說過，等到秋後，賣了糧食再還你嗎？

小：那哪兒能成！這個年頭不是時候啦，媽的，好好的年月又打仗，弄的簡直就沒法混了；買賣不好，錢又緊，倒籌加上倒籌，出來要了三天賬，一個錢也沒要着，今天又聽說城裏來了日本兵回不去了。

老：你的利錢太大了！

小：你老人家不能這麼，四分利都還是面子呢，再說這是當初和你講好的，是你甘心情願使的。

農：反正是現在沒有錢。

小：你好友得給我湊湊，你想我現在回不去了，總得弄幾個錢，到別的地方去再做點小生意掙錢。

老：沒有！

小：（面帶慍色）怎麼？我是來要賬的，不是來求幫的，有沒有給我說不着，乾脆，拿錢

還賬，說的是半年，現在已經是過了半個月了；看在多年的面子上才這樣拖延的，可是現在我也受窘了，不能再拖下去了，今天無論如何得還我錢。

農：唉！現在是要命有命，要錢沒有。

小：命！這年頭命不值錢，我是要錢不要命的，命當不了錢！

老：你就等到秋後吧。再嚷嚷半天也是沒有錢。

小：當初借給你們錢原是爲了好，可是不能祇借不還呀！廢話少說，你今天賣老婆當孩子也得還我錢！

銀：啊！那兩個當兵的又來了！爸爸趕快藏來，快！快！

（小買賣人嚇得跑了，農民也趕快地走進去，老農也驚慌地站起來。）

銀：（忍不住笑了）哈哈：哈哈：

老：（莫明其妙地）銀姑，怎麼啦？

銀：（笑着）我是嚇唬那個小買賣人的，爺爺，你看他跑地多快呀，哈哈：

偷：姑娘，給你碗。

銀：（接過碗來）你吃飽了麼？

偷：飽了。

（銀姑持碗走進門去。）

軍民合作

七〇

(逃難工人及他的妻子走上)

工：老大爺，我們是城裏逃難的，給你老人家唱個唱賞給碗吃吧！

老：(沒有聽見)……？

工：(唱)河裏水，黃又黃，東洋鬼子太猖狂。

(銀姑走出)

妻：(唱)昨天燒了王家寨，今天又殺張家莊。

工：(唱)逼着那青年當炮灰。

妻：(唱)逼着老年軍糧。

工；(合唱)炮火打死丟山坑，運糧累死丟路旁。

妻：(唱)這樣活着有利用啲？

工：(唱)拿起鎗刀幹一場。

妻：唉！上那裏去找刀鎗刀。

銀：哦！我爺爺他的耳聾，聽不見；

工：唔……

銀：你唱的都是真事嗎？

工，嗯，我本來是在城裏作工的，爲着慌亂工做不成了，又被鬼子的炮轟得在城裏蹲不住了，前天就逃到王家寨，誰知道昨天鬼子又到了王家寨，就又逃到張家莊……

張家莊？是不是城西的那個張家莊？

妻：是的。

銀，我姑姑家就在張家莊。

工，誰知道鬼子今天又殺到張家莊？

銀，唉！我姑姑家也不知道怎麼樣了？（向老農）爺爺，他們是從張家莊來的。

（農民已走出）

老：從張家莊來的？

妻：嗯！

農，那裏怎麼樣？

妻，鬼子兵到了，逼着年輕的小夥子給他們打仗，逼着有年紀的給他們抗東西，不幹就

殺！唉！到處都是死屍！

營，（在內）小孩別跟着啦，這有什麼好看的！（走出來）

銀，啊！爸爸，那兩個當兵的又來了，好像還架着一個人？！……啊……好像是姑姑，（跑去

軍民合作

七一

老，怎麼回事？

農，（聚精會神的向那兒望着）……

銀，（在內）姑姑！姑姑！你怎麼啦？！

李，（在內）好，你趕快架着你姑姑吧！

農，啊！（急走去）

老，（站起來用方向那邊望着）

（小偷與銀姑扶着一個滿臉血漬，手裏提着一根小孩腿的農婦上，後面跟着營長與

李德勝。）

老，啊！星子的媽，你……

婦，（睜開眼，淚遂着也滾出來了）爸爸……

老，（老淚橫流）孩子！你怎麼……？

婦，我跑了一夜一天，跑到村外就暈到了……

農，你家裏的人呢？

婦，都死了！我……我的星子也被……被他們零割了！我只找到了這一條腿……

老，星子的媽，星子的媽！

婦，星子呀！我的星子呀！（哭得又暈過去了）

農：妹妹，妹妹！

銀：姑姑，姑姑！

老：（悲痛得說不出話來，只流淚）

營：李副官，你快去跟醫官要點藥來。

李：是，（跑下）

婦：（忽地一下跳起來，瘋狂地）你們不能把我男人拉去替你們去送死呀！你們把我們的房子用炮轟燬了還不夠嗎？！我們家的人叫你們用炸彈炸死兩口子，還不夠嗎？你們還不夠嗎？你們這些野獸，你們這些吃人的狼！……

銀：（試探着走向前去）姑姑，姑姑！

婦：滾！滾！你幹什麼？！啊！我就這個孩子呀！我就這條根呀！

農：妹妹。

老：孩子，你怎麼啦？醒醒吧！星子他媽！

婦：星子，我的星子呢？星子呀！（又倒在地上。）

銀：姑姑，姑姑！

婦：（呻吟了幾聲）爸爸！

銀：爺爺，姑姑喊你啦。

老：唔，你……

婦：哥哥！

農：妹妹！

婦：給我報仇呀！

農：噫，你安靜下吧！

營：銀姑，你把你姑姑架到家裏去吧。

銀：是，（剛扶起她來，可是她的頭一歪死了啊）！爸爸！姑姑沒有氣了！

農：怎麼？妹妹！妹妹！……不行了！

老：（俯下身去，用手試探着摸摸）我的老命呀！

工：鬼子欺侮得我們太利害了！

營：是的，所以我們非齊心合力，把鬼子打出去不可，（向銀姑他們）你們也不要哭了，

看看生法埋了吧。

農：也不用往家裏抬了，家裏什麼東西也沒有。

營：那就先放在樹後頭，挖個坑，找領席埋了吧。（農民工人小偷偷把她抬到樹後去）

營：（向悲傷地走回來的農民）你就是銀姑的爸爸嗎？

農：（抬起頭來）是的。

營：（點點頭）好，你記着你妹妹最後向你的要求了沒有？

農：記着了，我一定替她報仇，官長，請你發給我根鎗，我跟你們一道去跟鬼子拚命去。

工：是的，官長，請你也給我一根鎗。

偷：也給我一隻鎗，我也要替我爹媽報仇去。

銀：我也跟鬼子打仗去！

老：（抬起了充滿熱淚的老眼）我這條老命也不要了。

營：大家這樣勇敢，這樣熱情，實在令人欽佩，可是現在還用不着你們拿起鎗來去流血，只要大家能流汗，幫助幫助弟兄們就夠了，年輕的幫着挖壕，做做工事，抬抬子彈，女的幫着給看護傷兵，洗洗衣裳，做做飯，老的給幫着照料照料，這樣齊心合力，軍民合作起來，就可以給鬼子拚個你死我活了。

衆：好！

妻：洗衣服做飯我都會。

李：（跑得滿頭大汗上來）報告營長，藥拿來了。

營：唔！用不着了，人已經死了。

李：報告營長，從省城裏來了兩個學生，說是什麼慰勞團的老表，要見營長，並且還帶

着很多東西，放在營部了。

營：唔！

李：他們在後面，馬上就來了。

營：好，就請他們到這裏來好了。

（李下又與男女學生走上。）

李，（介紹）這就是我們的營長。

男，營長，我們兄妹倆聽說諸位爲民族戰鬥的弟兄們，在這裏用熱血來保衛國土，所以在省城裏募捐了一些東西，來送給諸位弟兄們，並且代表全體市民向諸位慰問。

營，保衛國土，抵禦外侮，是我們軍人的天職，以熱血生命來報效國家民族是我們軍人的本分，兩位這樣熱情，從很遠的地方跑到這火線上來，真使我們又是感激，又是慚愧。

男，這次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決死鬥爭，是舉國上下全民抗戰，前方的弟兄們既然浴血撕殺，我們後方的民衆就應該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這是我們做國民的應盡的天職，也是我們應守的本分。

營，是的，我們要和這殘暴頑強的日寇作戰，是必須要軍民聯合的緊緊的，團結在一起，才能最後的勝利，現在這裏的幾位老百姓，他們都很熱情的甘心情願幫助軍

隊工作。

農：官長，你別說啦，我心裏真是難受，你前一趟來的時候，我躲在家裏，隔你說到我妹妹家去了，誰知道老天爺罰我，叫我妹妹死在日本鬼子的手裏，我這才明白過來。

工：是的，以前我什麼也不知道，只知道逃，可是逃來逃去，總是逃不出鬼子的手，我這才知道非跟他們拚是不成了！

李：（他突然看見什麼他）她媽的，這小子！（跑下去了。）

營：李德勝！你幹什麼？回來！

李：（李揪着小買賣人的耳朶上來）媽的，剛才你罰我跑了那麼一趟。

營：李德勝，放了他。

李：是，（放了小買賣人。）

小：謝謝您，官長，我實在不是這個村裏的人。

李：媽的，誰說你是這村裏的人來？

營：不要那麼粗魯。

小：我是來要賬的。

男：這個時候你還要什麼賬？

小：曖？你這位先生怎麼這麼不明白，這個時候才得要賬呢。

女：啊！你這位先生，話不是這麼說。

小：我不是先生，我是小買賣人。

女：哦，小買賣人先生，你看這炮火連天的怎麼能要賬呀？

小：說的是嗎，這個年頭才真是難混呀！

男：你知道是誰使你這麼難混的不？

小：那誰知道，反正是我的命不濟，八字不好，不走字。

女：你要知道，現在中國人沒有一個好混的，難道全中國的人都與你是一個時辰八字嗎？這不能怨命呀！

營：是的，你看銀姑的姑姑，這不是躺在那裏啦，她一家人被日本人殺害了，她也死了，這不比你更不幸嗎？

男：這都是日本人使我們這樣的，他們欺服我們中國人，派兵來佔我們的土地，殺害我們的人民，死不了也弄得你不能安居樂業好好的過日子，這都怨日本鬼子，不能怨命。

營：你是不是在城裏做生意的？

小：是。

營：你知道城裏已經被鬼子佔了不？

小：我知道所以我才趕緊要要賬，弄幾個錢，好到別處去再做點小買賣。

營：你城裏有家沒有？

小：有。

營：那你不願你的家破。

小：顧不了有什麼辦法？

營：你知道鬼子佔了的地方是要殺人放火的不？

小：這：

營：你想想，是不是說不定你的家也會被鬼子燒了，或者被鬼子強佔了，說不定你家裏的人會像銀姑的姑姑家一樣，被鬼子都殺害了！

小：那：

營：你這樣想想，你還能安心地到別處去做生意嗎？

小：那：我怎麼辦呢？

男：怎麼辦？幫着軍隊打鬼子，把鬼子打出去，奪回你的家來！

小：可是我不會放鎗呀？！

營：並用不着你放鎗打仗，只要你肯幫着我們軍隊做做工，就盡到你的力量了。

小：哦，我是個小買賣人，沒有力氣呀！

女：你有多大力氣，就出多大力氣好嘞。

小：好吧……一天多少錢呀？

農：你這傢伙就是知道錢。這是爲咱們自己做事情，還要錢？

銀：哼！你真是個錢眼裏翻身的小買賣人！

小：沒有錢吃什麼？

老：（他一直在用力地聽他們談話）到我家裏吃，餓不死你！

營：你放心，不會讓你餓着肚子做事情。

男：我們還帶了許多東西來，回頭拿來先分給大家，不會別人有東西吃讓你餓着肚子，

要挨餓大家一塊都挨餓。

小：那：我就幫你點忙好了。

女：噯，你這位小買賣人先生，這話說的又不對了，這不是替他們軍隊做事情，幫他們的忙，而是給自己做事情，你想他們當弟兄的，拿着命跟鬼子拚，又是替誰做事？

幫誰的忙？還不都是爲了自己的國家民族，替自己被慘殺的父母兄弟同胞報仇，收

復自己的家鄉，保衛自己的家鄉嗎？

工：你聽懂了嗎。

營：你想想，是不是這樣？

小：（沈思了一會）對！我明白過來了，從小我的老子就祇教給我打算盤，從來沒有人把這個道理講給我聽過，想起來真是太可憐了，糊塗了半輩子，只知道錢，錢，錢！（把賬本丟在地上）

女：這不能怨你的，是怪我們國家過去的教育還不普及，好，哥哥，我們現在唱個歌子給大家聽聽吧！

男：好。

女：（齊唱）「諸位同胞，聽我來說，對日作戰吧唛呀海，老百姓都來參加抗戰，才打勝仗。吧唛呀海，嚶！老百姓都來參加抗戰，才打勝仗，吧唛呀海。日本鬼子真正無理，想滅亡中國吧唛呀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才享平安吧唛呀海，嚶！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才享平安吧唛呀海（突然遠處傳來一陣槍聲。）

營：敵人又攻擊了，（又是一陣槍聲。）

李：李德勝！

營：有！

營：你趕快回營部去傳令全營在這邊村外集合，並且準備用具，請老百姓跟着趕快在村

前做好工事，準備明早的拂曉攻擊。

：是！（跑下。）

（又是一陣密集的槍聲，槍聲止了突然在禮拜堂的塔尖上隱約地出現了一面日本旗。）

營：（用望遠鏡望着）啊！敵人佔了前面的禮拜堂了。

農：離這裏很近了，營長，我們快動手吧。

營：是的，第一，先要趕快完成防禦工事。

農：去找人找東西去。（下）

工：我也幫你去！（跟下）

儉：（拉着小買賣人）走，咱們也去，（追了去）

女：哥哥，咱們把帶來的東西分給各位戰士，及這些服務的同胞們吧。

男：對。

（二人匆匆下）（集合號聲。）

（營長踱來踱去一會用望遠鏡看看一會又像在想什麼。）

（老頭在那裏一個一個地把樹上的梨子摘下來。）

銀：爺爺，你怎麼把樹上的梨都摘下來幹嗎？

老：等他們做事的口乾了，好吃呀。你家去拿個籃子來盛上這些梨，再去把菜園裏的蘿蔔都拔出來。

銀：（點頭）是。

妻：我去給你拔蘿蔔去。（走進籬笆內去。）

老：好吧，（向家裏去。）

銀：銀姑！

銀：噯，（回來）幹什麼？

老：叫你媽煮鍋飯。

銀：是，（走進門去。）

（老頭仍在摘梨，營長仍在踱來踱去地沉思着。）

（不時有一兩聲槍聲。）

（銀姑拿着籃子出來，把梨放到籃子裏，然後又提着籃子走進裏籬笆裏去）

營：（忽然站着自語地）對了，就是這樣。

銀：什麼？

營：沒有什麼！

（在內「立正」「向左轉」等口令傳來。）

(李德勝跑來。)

李：報告營長，隊伍集合好了。

營：(走去同士兵講話)諸位弟兄們，稍息，現在敵人又佔了前面的禮拜堂了，你們看，他們的太陽旗插在那塔尖上了，我們能等着他們殺到這裏來嗎？我們能眼看着他們的旗子插在我們的眼前嗎？我們能忍受這種恥辱嗎？我們要用我們的血肉守住這裏，收復失掉了的地方，現在，請老百姓幫着加緊在村前築好工事，可是，我們不能只是死守，所以我想今晚乘敵人立足不穩的時候，給他們個措手不及，突如其來的夜襲，把他們完全消滅了，現在要拔進一百個敢死隊員去奪回那個禮拜堂，完成這個夜襲的任務，凡技術精良，勇敢願往的弟兄，可以自報奮勇，參加敢死隊的舉起手來(在內一陣喊聲，「我去，我去……」)

李：報告營長，這個差事你交給我吧！

營：好，人太多了，值日連長選拔一下！就由李德勝李副官領着去吧！

李：(很興奮的脫光了上衣)他媽的，老李今天也過過癮，(跑下去。)

營：諸位敢死隊的弟兄們，稍息，望你們拿着這可敬的勇敢精神，完成你們這次偉大的使命，好，再見吧。

李：(在內發令)立正，向右轉，跑步走。

營：其餘的人先把他們帶回去，再聽候命令，每連派出一排人到前面同老百姓趕做工事。
。（調動隊伍的口令聲。）

（男女學生攜着食物上。）

（銀姑與工人妻攜着籃子從籬笆內走出來。）

女：（抱着一些士兵的髒衣服）這裏有幾件他們弟兄們的髒衣服，我們替他們洗洗吧。
妻：我來洗。

銀：我也會洗（她家去拿盆子又出來。）

營：這真太勞動你們了。

女：這是應該的，（營長匆匆走下。）

男：老先生，你招呼着分分東西吧，我幫着他們做工去。

老：（正在用布擦蘿蔔上的泥，沒聽見）

銀：爺爺，這位先生給你說話嘍！

老：啊？

銀：他叫你招呼着分分吃的東西。

老：好，好，（男跑下。）

（銀姑，工妻，女學生在衣洗服）

銀：(唱)我給抗日戰士洗衣裳呀；男的打仗，女的來幫忙呀；

女：(唱)是的這樣。

妻：(唱)對啦，這樣。

女：你瞧這衣裳多髒呀！

銀：(唱)噯噯噯呀真髒。

女：(笑了)哈哈：

妻：不髒還用你洗嗎？銀姑娘洗乾淨點呀；

銀：(唱)是的這樣，對啦這樣，噯噯，噯噯。

男：(在內唱——打樁歌調——)你呀你鋤土喇。

遠聲：用力氣呀噯噯。

工農：(抬一筐土走上)去唱)我呀我抬筐呀。

遠聲：使點勁呀噯噯。

男：(抗着一個麻袋走過去)唱)我們打鬼子呀。

遠聲：打鬼子呀噯噯。

小：（抬着筐走過去唱）軍民要合作呀。

遠聲：要合作呀嚶嚶嚶。

工：（走回唱）祇靠大家一條心哪，

男：（急走回唱）祇靠大家一條心！

小：（走回唱）腿哪祇營酸：

遠聲：別偷懶呀，嚶嚶嚶。

儉：（擦着汗走回唱）汗哪只管流。

遠聲：別磨滑呀，嚶嚶嚶。

工：（抗麻袋走過唱）不走走鬼子，誓不休……

農：（抗麻袋走過唱）不走走鬼子，誓不休。

（老農家去端出一盆飯來，又拿出許多碗。）

女：（向銀姑與工妻唱）你呀你洗衣呀！

女人聲：（在家內唱）我呀我煮飯哪。

銀：這是我媽唱。

軍民合作

八七

妻：（唱）有錢的出錢呀；

銀：（唱）有力的出力呀；

衆女：（齊唱）老百姓一齊來下手哪。

衆男：（齊唱）老百姓一齊來下手。

男：（走回唱）天快要明啦；

全體：（唱）天快要明啦；

農：（走回唱）工快要完啦！

全體：（唱）工快要完啦；

僱：（抗着麻袋走回唱）嘴實在乾哪！

內多數回音：嘴實在乾哪！

小：（抗着麻袋走過唱）肚子實在餓啦！

內多數回音：肚子實在餓啦！

老：吃點東西吧，（把飯盛在碗裏。）

僱：（跑上唱）做完了工事，做完了工事，吃個梨哪！（拿一個梨吃。）

小：（跑上唱）做完了工事，做完了工事。吃碗飯哪；（拿一碗飯。）

女：大家來吃東西吧。（衆上圍在一塊吃了一會。）

營：（上）大家辛苦了。

小：您別客氣了。

（在大家吃東西的時候，突然傳來一陣密集的鎗聲。）

營：他們幹上了，

（大家都住了嘴，木立在那裏，急促地呼吸着，熱望着那禮拜堂。）

（密集的鎗聲，漸漸稀疏，塔尖上的太陽旗像折斷了。）

營：（用望遠鏡望着。）瞧，太陽旗倒了！

衆：（呼）太陽旗倒了！

（緊跟着鎗聲止了，一面青天白日旗，高高地立了起來。）

營：啊！那是我們的國旗！（興奮的高呼。）

衆：（呼）我們的國旗！

敢死隊勝利萬歲！

抗戰勝利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在呼聲中幕徐閉——



空 軍 劇 叢

閻海文
保衛領空
空軍魂
被擊落的武士道
總站之夜
未死的人
雲中孤鳥
飛行傳家
天羅地網

劉益之著
董每戡著
孫怒潮著
鮑希文等著
陶雄著
董每戡著
李東絲著
陳治策著
董每戡著

鐵 風 劇 叢

怒海餘生
幹不了也得幹
新女店主
紅日西沉
血染黃州
魔水之海
敵

羅海沙等著
陳治策著
董每戡改編
周尙文著
裴心易著
李東絲著
董每戡著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一日卷二版

殘月獨幕劇

定價國幣

編著者 李東絲

出版及

發行者

鐵風出版社
成都祠堂街

發行人

浦家麟

總經理

遠東圖書公司
成都祠堂街

分售處全國各書局

#82
4(4(5-2
(4)

¥ 8.97

誌言
大甲字八十六號

定價 4.95

臺灣經售

地址：高雄縣北橋五七號